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八回 雨花庵佛前參妙諦 沈青兒江上識奇緣

卻說江南揚州，自隋場來游以後，素稱名郡，笙歌之盛，甲於天下。到清室乾嘉時，鹵商估客，擊擊駟連。平山堂前，玉鉤斜畔，紙醉金迷，蝶戀蜂癡，居然是選色廣場，溫柔故國。後來漕運海通，大勢東趨，便一天一天的寂寞起來。只是人事雖移，地靈猶在，六朝金粉的餘氣，磅礴鬱積，上蒸為綺霞，為空彩，下凝為名花，為香草。發洩未了的，便一絲一息，中在人身，出落些絕色女子來。

北門外有個茅庵，喚作雨花庵。庵裡有個老尼，卻也會念幾句阿彌陀佛，每日拜佛燒香以外，常到隔壁沈寡婦家說話去。

那沈寡婦身邊只有個女兒，叫青兒，那時還不過十二三歲，卻已明眸皓齒，秀慧可悅。老尼到他家時，沈寡婦常愁窮話苦的。

老尼笑拍著青兒道：「有了這玉人在家，怕屋子裡不跑出銀子來麼？」沈寡婦歎道：「左右是人家的人罷了。皇帝是個沒錢子的，女不彩妃不選的，終究嫁個經紀人罷了，那裡就會發財呢。」老尼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要銀子招著手來喚你，怕沒這般便宜事的呢。虧你也是個揚州人，難道沒聽見『揚州女郎，十人九唱』的俗語麼？你又不是孔孟家子孫，倒怕辱沒了祖宗。

依我說，青姐兒也快成人了，模樣兒聰明兒，那一件比人弱了？

趁早教上幾只曲兒，怕還有些出息呢。」

沈寡婦心裡自歡喜，嘴上卻含笑說道：「我看你倒不像修行念佛的師太，竟是為媒作保的乾娘呢。人家好好的女子，卻教學起戲子來。」老尼也笑道：「我原要好勸著你，你不願意教青兒學戲子也罷了，又嘮嘮叨叨的何苦呢！」說完，便回庵去了。

沈寡婦被老尼打動了這個念頭，不上幾日，竟積（節）衣縮食的替青兒請了個烏師，教起戲來。青兒原是聰明不過的，不到一年，居然聲調瑯瑯，學會了幾十出京戲。加著他長眉簇笑，香輔緋朱，偶上點氈，丰姿無匹，「沈青兒」三字，不知不覺的滿城傳說起來。那時沈寡婦衣也有了，食也有了，樂得什麼似的道：「這是菩薩慈悲，特地教隔壁老師太來點化的。知恩不報枉為人，女兒，快揀個日子到庵裡齋一日菩薩罷！」

有一天，母女兩個濃妝豔抹著，帶了個小丫頭，攜著香燭錠段，歡天喜地到庵裡來。老尼接著笑道：「可不是前年說錯了，今天打上門來麼？」沈寡婦不等說完，忙道：「啊呀，我的活佛菩薩！我家青兒靠了佛法，唱得好戲，賺得好錢兒，磕頭還來不及呢。」回頭又喚青兒道，「女兒，你還不快給活菩薩磕頭呢！」青兒笑嘻嘻的真個上來磕頭。老尼忙扯住道：

「青姐兒，這是你家祖宗的積福，才生下你這會唱戲的掙氣小輩來，干我什麼事呢。快起來罷！」青兒便笑著起來了。

老尼一面扶著，一面打量著，見青兒穿著件白灰縐綢的長袍，元色素緞一字襟的馬甲。梳著條淌股大辮，卻向頂前分出一縷來，把紅絨線絡著根一炷香的辮兒，顛巍巍的攏著，更覺得玉笑珠香，非常冶麗。不覺嘖嘖歎道：「越發出落得標緻了。

不是我說句不知足的話，青姐兒，依你的色藝，僅充揚州人的眼福，著實可惜呢。」

說時，一個龍鍾老佛婆捧了兩碗茶出來，一見青兒，不覺眼都花了，把一杯茶送到老尼面前道：「太太用茶罷！」母女兩人不覺粲然，老尼罵道：「你睜著眼睛罷，誰是你的太太呢？」

佛婆才知送差了，將茶移到沈寡婦面前，卻咕噥著進去道：

「那裡來這美人般的公子，怕是善才變的呢。」三人聽著自是好笑。

沈寡婦卻聽了老尼的說話，三月裡薺菜又生了心了，問道：

「活菩薩，你說青兒怎的又可惜了呢？」老尼笑道：「我說出來時，怕你又要怪我，說是作媒作保的。還是不說罷。」寡婦忙賠笑道：「這是句什麼話呢，要怪你活菩薩時，今天也不來這兒啊！」老尼瞧著青兒似笑不笑的，一手將青兒拉在懷裡，撫摩著道：「我也算見過陣仗的了，南朝普渡，北上泰山，北京、上海、漢口、廣州，那兒沒到過，卻只沒見過姐兒般人才。

要離了揚州啊，這些王孫公子們怕魔著飯也沒思量吃呢。

寡婦聽了這句話，已樂了，卻故意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呢。

別的地方不要說了，北京是皇帝腳下的地，什麼事不強過人，難道青兒就輪得著美人麼？」老尼道：「呸，虧你也活了什麼大年兒，連句『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』的俗語都記不上了。

那兒那裡有什麼美人，不過沒真個好的，只好把將就過得去的應個名兒罷了。那些大人先生們，一雙眼睛都蓋著個牛掩眼般的玻璃兒，那裡還辨得出好醜來？」

沈寡婦聽了這句話，心裡已有了個主意，卻立起身來道：

「盡話忙了，還沒拜佛呢。」老尼也起身道：「佛是很慈悲的。

你看祥光滿面的，敢也不在那裡望你娘兒們多賺幾個錢，好重修佛面，再裹金裝呢。」說完，忙點燭焚香，吶吶喊喊的上了回供。寡婦便攜著青兒，至至誠誠的拜了下去。只不知這位觀世音真個靈也不靈，受他們這禮兒不受，這卻是件疑案，非向西天問個明白不能杜撰的了。寡婦母女吃了齋，在老尼面前許了個大大的願心，又千恩萬謝的還去。

這夜沈寡婦竟一夜沒有睡覺，心裡只是五花八門的想不出個計較來。到明兒那青兒的烏師來了，沈寡婦把想離開揚州大出風頭，自己沒定主張的話說給他聽了。那烏師是識幾個字的，便長篇大論的說道：「你是個婦人家，莫怪你不曉得，我們那個行業比別人家不同，像押寶般也有個門路的。以前自然是去北京的好，那北京是官府闊人最多的地方。不要說別的，就有了個堂唱。那賞錢的銀子比拳頭還大呢。如今是民國了，那些闊人溜的溜，走的走，都逃到上海去了。還有一班什麼民黨老爺的，也像六月裡蚊蟲一般，都聚在上海。他們這種人，聽說撒錢如篩糠一般的，在姑娘面上更是散漫。我瞧青姐兒也算色藝俱全的了，怕到那裡不鳳凰般的捧起來麼？況且我也本要到上海去。那髦兒園子裡弟兄師徒還不少，倒也有個照應呢。」

這幾句話說得沈寡婦笑著合不攏嘴來，推著青兒道：「你聽見師父的話麼？合是運氣來了，三角六湊的都順手事呢」青兒卻只是癡笑。那烏師講了一回，立起身來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們早打點著罷。我是不過十天要走的呢。」說著走了。

沈寡婦聽了這位大咨議的議論，決定了主意。收拾定當，不上十日，母女兩人便隨著烏師到上海，直指望貴人青眼，垂遍歌場。那知這時的上海，正把伶黨問題鬧得沸反，竟把青兒冷擱在一旁。初還有個園主來招呼進去。不上一月，園主見青兒並不能號召看客，便借著包銀做名目，軟把青兒攆了出來。

母女兩人好不掃興。依著沈寡婦意思要重還揚州，卻給青兒梗著道：「興興頭頭的來了，如今假灶貓般的還去，要給人笑死呢。橫豎是走碼頭的了，俗語說的好，『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』。倒不如拼個勝敗，到北京走遭，便不得意，也算是個上週台盤的呢。」沈寡婦聽了青兒的話，覺得倒也不差，歎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橫豎靠你的運氣罷哩。你要到北京，我怎好駁還你。只路遠迢迢的趕了去，又沒親沒戚的，倘又像這兒一樣，又什（怎）麼樣呢？」青兒笑道：「我們是什麼行業，還像做官般靠著熟人招呼的麼？不是女兒誇口，沒運氣罷了，要鼻子上沒碰著霉時，憑著這身子，還值得人著迷的哩。」

沈寡婦見青兒硬砌著已意，不好不聽，便也沒什麼言語了。

過了幾日，托那烏師搵了一筆借款，便搭著滬寧火車離開上海。

在南京住了一夜，過江搭津浦車北上。誰知時來運來，還沒到北京，在車上便遇了個識者，早種下了半生孽債。真是：